

副刊 Asian Film 亞洲電影



切魚生的廚師與其他廚師分工明確

築地吞吐量为日本批發市場之首

築地魚市場可能是喜食買玩的香港人最熟悉的東京景點之一，那裏的食肆天天都見到長長的人龍，而市場每年第一條金槍魚的拍賣，則成為當地日本食肆宣傳的噱頭。或許，只有關於這樣一個地方的電影作品，才能夠成為香港戲院正場放映的日本紀錄片。只是，對於看《潮拜築地：魚味無窮》的觀眾來說，這到底是一部紀錄片？還是旅遊觀光片？

行光

《潮拜築地》析日本食魚文化

電影的主角築地魚市場建於八十一年前，它是用來代替被關東大地震摧毀的日本橋魚市場。這是一座由東京市政府設立的批發市場，而作為日本最大的批發市場，高峰期的營業額是三十億日圓，吞吐量是三千多噸。不過，導演遠藤向太郎關心的並不是這些數字，而是維持着市場每天運轉的規則。這些規則中間批發商的經營法則，這群人是每天在市場上競投漁獲，然後把漁獲轉交到零售商和食肆負責人手上的關鍵人物。電影拍攝了以漁獲分類各種不同中間批發商工作的情况，當然最重要就是他們每天競投產品的情況。然後，則是他們和顧客，主要是餐廳廚師們的互動。

去「朝聖」和「搵食」的遊客所慣見的築地。片中大家最熟悉的情景可能是，電視節目中時常出現的鮪魚拍賣。只是，在一片日本飲食文化讚歌聲中，這裏出現了一點雜音。電影中的鮪魚批發商不斷表示，今年的漁獲很少，生意很差，寄望來年生意會改善。此時，倒令筆者想起今年華語紀錄片節選映的《海上情書》，講述赴南太平洋捕魚的台灣漁船，船長同樣在抱怨近年漁獲大減。這個其實很正常，經過日本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濫捕，鮪魚這種生物鏈頂端的生物早已瀕臨絕種……不過，《潮拜築地：魚味無窮》沒有討論這個煞風景的話題，電影關心的是另一個危機。

消費改變生活習慣

話說隨着即食食品的普及，以及生活習慣的改變，日本人愈來愈少在家裏煮魚。結果，作為築地市場下游的零售魚販數目大減。電影花了不少篇幅介紹魚販們如何向年輕一代推銷產品，教他們如何烹調，如何挑選，甚至有組織安排提供新鮮漁獲給學校做營養午餐。因為，這是讓小朋友接觸到整條魚的機會，甚至連如何食魚也成為學習的一部分。看來，消費文化改變生活習慣的威力，真是不容小看，即食食品是遠比壽司強大的日本軟實力。

築地魚市場還有一樣電影沒有提及的東西和一段黑歷史。一九五四年，這個市場曾經因為接收了由漁船第五福龍丸運來，受輻射污染的漁獲而停擺。這些沒有人買的漁獲被埋在場內某處。隨着魚市場快將搬遷（編者按：原本十一月的搬遷計劃，現因新址豐洲市場土壤污染問題尚未解決，致搬遷無限期延遲），這些受到氫彈沉降水污染物質，又有機會浮上地面。這宗名為第五福龍丸事件，造成因氫彈而死亡第一人的核事故，正正成為了同年上映的電影《哥斯拉》的靈感來源。

歌頌傳統職人文化

電影以春夏秋冬四季來劃分，除了是因應魚市場運作，以及漁獲的不同外，更多是配合片中另一條主線——日本的食魚文化。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漁獲，於是有了不同的食物。電影強調東京所在的關東，廚師們高度分工，用刀切魚生的和用火煎煮食物的不會混淆，和關西的行家兩邊遊走不同。東京的廚師們視自己為傳統的「職人」的一分子，一生都追求同一種技藝，切魚、炸天婦羅，不一而足，正如築地魚市場的魚販們，也是專精於某一種特定的魚類一樣。這種對日本傳統職人文化的歌頌，以及不厭其詳地介紹各位大廚的作品，都讓人感到這是一部日本美食文化的宣傳片。

當然，其實這部電影有一個很重要的旁觀者視點，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家帶領導演穿梭市場內外，告訴觀眾每天下午在市場內最活躍的其實是貓。然後，我們發現之前攝影機追蹤着的幾位被訪者，正正是美國人類學家多年前進行田野研究時結交的朋友。

這些，就像電影由高空拍攝的築地全景一樣，不是一眾



日本人的消費文化隨着即食食品的普及而改變



海膽等海鮮由築地市場向外輸出



魚販致力向年輕一代灌輸食魚文化



海鮮批發商到築地入貨

韓美日恐怖片輪番上畫

本周上畫 >>> 林錦波

相信近期最具話題性的電影，應該是連續三周登上香港票房榜第一位的韓國驚悚片《屍殺列車》，此片在台北上畫也同樣受歡迎，連續兩周成為台北票房榜第一位，兩周累積共收九千一百九十三萬台幣（約二千二百七十一萬港元）；而《屍殺》在韓國只在七月上畫第一周登上韓國票房榜第一位，第二周已被戰爭片《仁川登陸戰》越過，上映八周共收九百零二億零八百三十四萬韓圓（約六億二千五百九十七萬港元）。

今周新上畫的七部新片中，因《屍殺》勁收順勢推出延尚吳導演的動畫電影《屍殺前傳：首爾站》，講述《屍殺》前一夜，一群露宿者在首爾站發瘋狂咬途人，整個車站變成喪屍地獄。軍方立即封鎖首爾，實行有殺錯無放過，被困的市民要與喪屍搏鬥，又要逃避軍方的屠殺。此片八月在韓國上映，兩周共收十一億四千二百二十四萬韓圓（約七百九十二萬港元）。

除了《屍殺前傳》外，荷里活恐怖片《死亡習作：咒怨森林》（Blair Witch）亦在今周上畫。記得十七年前Daniel

Myrick和Eduardo Sanchez以六萬美元炮製而成的《死亡習作》（The Blair Witch Project），在美國勁收一億四千零五十三萬美元，全球共收二億四千八百六十三萬美元，成為恐怖片「刀仔鋸大樹」的經典例子，第二年推出續集，可惜美國票房不佳，「奇跡」未能繼續。這個系列到了今年才再續前緣，由亞當雲格（Adam Wingard）執導，講述占士亞倫麥坤（James Allen McCune）發現姐姐留下的錄像，為了找回失蹤了二十年的她，他和一班朋友再次回到神秘的森林。此片上周在美國上映，收九百五十七萬美元排周末票房榜第二位。

恐怖片還有日本導演黑澤清的《鄰家怪嚇》，西島秀俊、竹內結子和川口春奈主演。講述西島秀俊因意外不做醫生，從事犯罪心理研究，與妻子竹內結子在新居安定下來。某日，舊同事東出昌大委託他調查六年前一家三口失蹤懸案，同時妻子與行蹤怪異的鄰居香川照之愈見熟絡，他發覺這位鄰居心懷不軌。

《生命樹》（The Tree of Life）大

導演泰倫斯馬力（Terrence Malick）的新作《聖杯騎士》（Knight of Cups），再一次群星拱照，「蝙蝠俠」基斯頓比爾（Christian Bale）、影后姬蒂白蘭芝（Cate Blanchett）和妮姐莉寶雯（Natalie Portman）主演。講述著名編劇基斯頓比爾因兄弟的死而感到內疚，另一位兄弟生活潦倒，由家鄉搬到洛杉磯，比爾幫助他重過新生。

科幻浪漫電影《熱血新世紀》（Equals），由美國新晉導演德力克多雷麥斯（Drake Doremus）自編自導，《變種特攻：天啓滅世戰》（X-Men: Apocalypse）的尼古拉斯侯特（Nicholas Hoult）和《吸血新世紀》（Twilight）的姬絲汀史釗域（Kristen Stewart）主演。

此外，電視節目搬上大銀幕的《荒唐阿姨：潮爆大銀幕》（Absolutely Fabulous The Movie），由珍妮弗桑德斯（Jennifer Saunders）和喬安娜莉莉（Joanna Lumley）主演。香港導演劉鎮偉再戰《西遊》，新作《大話西遊》，由韓庚、唐嫣、吳京和莫文蔚主演。

獨立製片與香港影業

光·影·道 >>> 田力

真正的電影製片人（producer）工作繁重，由找資金到管理預算，找導演到洽談演員，都是分內事，電影完成後還要處理發行和宣傳，可謂心力交瘁。當然，有些掛名的製片人，可以管很小部分的事甚至完全不管，而製片人的工作又以獨立製片人（Independent Producer）更為繁重。

獨立製片人是獨立經營，即非大片廠內的製片人，優點是工作更自主，不過，責任和風險更大，但若電影能賺錢的話，他們的利潤也較高。

在美國，獨立製片人找資金也不容易，因為他們找的不是大片廠，投資者要相當信任他們的觀念或本人。有很多著名導演，為了擺脫大片廠的控制，找獨立製片人或自己以獨立製片人的角色去找投資，結果都不大理想，理由不是在於資金，而在於發行以及市場推廣部分。

電影的發行並非發生於影片完成之後，理由很簡單，發行與電影的資金有關。獨立製片的電影不容易簽得大片廠或大發行公司的合約，在美國的大電影公司就不夠十家，沒有它們或其他公司的發行合約，難以簽得

保險公司的完約保證，沒有完約保證，銀行就不借錢，於是製作的資金就要外求。所以，有一些獨立製片人在電影拍攝完成之後，立刻要求發行商看片，然後簽發行合約向保險公司取得完約保證（因已完成容易簽約），再趕緊問銀行借錢，發還應付的費用。另外，亦有獨立製片人包裝了電影的項目，到接近開拍的時候，把部分版權依地區或窗口（戲院、電視及網絡等）分類賣給大片廠，即是說，大片廠成為其中一個投資者了。

大片廠的發行有其優勢，它們可以作價更高，因為它們對於任何窗口來說是大客，因有不絕的大片供應，有客大欺店的效應。還有，幾乎與製作費可比較的發行宣傳費用，對獨立製片人來說是很大的負擔，相對大片廠來說是一弱項。所以，成功的獨立製片人不止有過人的眼光，還要有非常高的發行能力和網絡，絕不易為之。

香港現今的情況，與美國不一樣，因為香港的大廠（大電影公司），除了資金充足之外，已經失去了過去大廠的優勢，變成獨立製片的本質，十年前真的始料不及。

（上）